

卷一

○古文

按古文者，黄帝史苍颉所造也。颉首有四目，通于神明，仰观奎星圆曲之势，俯察龟文鸟迹之象，博采众美，合而为字，是曰古文。《孝经》援神契云：“奎主文章，苍颉仿象”是也。

○大篆

按大篆者，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。或曰柱下史，始变古文，或同或异，谓之籀文。籀者，传也，传其物理，施之无穷。甄酆定六书，三曰：“篆书”。八体书法，一曰“大篆”。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史籀十五篇”并此也。以史官制之，用以教授，谓之“史书”，凡九千字。

○籀文

周太史史籀所作也，与古文大篆小异，后人以名称书，谓之籀文。《七略》曰：史籀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。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。甄酆定六书，二曰“奇字”是也。

○小篆

小篆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。增损大篆，异同籀文，谓之小篆，亦曰秦篆。

○八分

按八分者，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。王愔云：“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。建初中，以隶草作楷法，字为八分，言有默，始皇得次仲文，简略赴急疾之用，甚喜。遣召之，三征不至，始皇大怒。制槛车送之，于道化为大鸟飞去。”

○隶书

按隶书者，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。邈字元岑，始为县吏，得罪始皇，幽系云阳狱中。覃思十年，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。奏之，始皇善之，用以御史。以奏事烦多，篆字难在，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，故曰隶书。

○章草

按章草，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。卫恒、李诞并云：“汉初而有草法，不知其谁。”萧子良云：“章草者，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，非也。”王愔云：“汉元帝时史游作《急就章》，解散隶体，粗书之。汉俗简，隋渐以行之是也。”

○行书

按行书者，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。行书即正书之小伪。务从简易，相间流行，故谓之行书。王愔云：“晋世以来，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。钟元常善行

书是也。后王羲之、献之并造其极焉。”

○飞白

按飞白书者，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。王隐、王愔并云：“飞白，变楷制也。本是宫殿题署，势既劲。文字宜轻微不满，名为飞白。”王僧虔云：“飞白，八分之轻者。邕在鸿都门，见匠人施垚帚，遂创意焉。”

○草书

按草书者，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。梁武帝草书状曰：“蔡邕云，昔秦之时，诸侯争长，羽檄相传，望烽走驷，以篆隶难，不能救急，遂作赴急之书。今之草书也。”

○汲冢书

汲冢书，盖魏安釐王时，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。竹简漆书，科斗文字，杂写经史，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。耕人姓不。

○李斯

秦丞相李斯曰：“自上古作大篆，颇行于世，但为古远，人多不详。今删略繁者，取其合体，参为小篆。”斯善书，自赵高已下，咸见伏焉。诸名山碑玺铜人，并斯之笔书。《秦望纪功石》乃曰：“吾死后五百三十年，当有一人，替吾迹焉。”（出《蒙恬笔经》）斯妙篆，始省改之。为小篆者《苍颉篇》七章。虽帝王质文，世有损益，终以文代质，渐就浇醑。则三皇结绳，五帝画象，三王肉刑，斯可况也。古文可为上古，大篆为中古，小篆为下古。三古谓实。草隶谓华。妙极于华者，义献。精穷其实者，籀斯。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，令斯书其文。今泰山、峯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。亦谓传国之伟宝，百世之法式。斯小篆入神，大篆入妙。

李斯书，如为冠盖，不易施手。

○萧何

前汉萧何善篆籀，为前殿成，覃思三月，以题其额。观者如流，何使秃笔书。

○蔡邕

后汉蔡邕，字伯喈，陈留人。仪容奇伟，笃孝博学。能画善音，明天文术数。工书，篆隶绝世，尤得八分之精微。体法百变，穷灵尽妙，独步今古。又创造飞白，妙有绝伦。喈八分飞白入神，大篆、小篆、隶书入妙。女琰甚贤明，亦工书。伯喈入嵩山学书，于石室内得一素书。八角垂芒，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。伯喈得之，不食三日，乃大叫喜欢，若对数十人。喈因读诵三年，便妙达其旨。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，观者如市。

“蔡邕书，骨气洞达。爽爽为神。”

○崔瑗

崔瑗字子玉，安平人。曾祖蒙，父骞，子玉。官至济北相，文章盖世。善章草，书师于杜度，媚趣过之。点画精微，神变无碍，利金百炼，美玉天姿，可谓冰寒于水也。袁昂云：“如危峰阻日，孤松一枝。”王隐谓之“草贤”，章草入神，小篆入妙。

○张芝

张芝，字伯英。性好书，凡家之衣帛，皆画而后练。尤善章草，又善隶书。韦仲将谓之“草圣”。又云：“崔氏之肉，张氏之骨。其章草《急就章》，字皆一笔而成。作英草行入神。隶书入妙。”

”伯英书，如汉武爱道，凭虚欲仙。”

○张昶

张昶，字文舒，伯英季弟，为黄门侍郎。尤善章草，书类伯英。时人谓之“亚圣”。文舒章草入神，八分入妙，隶入能。

○刘德升

刘德升，字君嗣。颖川人，桓、灵之世，以造行书擅名。既以草创，亦甚妍美，风流婉约，独步当时。胡昭、钟繇并师其法。世谓钟繇善行狎书是也。而胡书体肥，钟书体瘦，亦各有君嗣之美也。

○师宜官

师宜官，南阳人。灵帝好书，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，至数百人。八分称宜官为最。大则一字径丈，小则方寸千言。甚矜能，而性嗜酒。或时空至酒家，因书其壁以售之，观者云集，酤酒多售。则铲灭之，后为袁术将。钜鹿耿球碑，术所立，宜官书也。

“宜官书，如雕羽未息，翩翩自逝。”

○梁鹄

梁鹄，字孟皇，安定乌氏人。少好书，受法于师宜官。以善八分书知名。举孝廉为郎，亦在鸿都门下。迁选部郎，灵帝重之，魏武甚爱其书，帝悬帐中，又以钉壁，以为胜宜官也。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，淳宜为小字，鹄宜为大字，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。

○左伯

左伯，字子邑，东莱人。特工八分，名与毛弘等列。小异于邯郸淳，亦擅名汉末。又甚能作纸。汉兴，有纸代简，至和帝时，蔡伦工为之，而子邑尤行其妙。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：“子邑之纸，研妙晖光。仲将之墨，一点如漆。伯英之笔，穷神尽思，妙物远矣，邈不可追。”

○胡昭

胡昭，字孔明，颍川人。少而博学，不慕荣利，有夷皓之节。甚能籀书，真行又妙。卫恒云：“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，俱善草行，而胡肥钟瘦。尺牍之迹，动见默。”羊欣云：“胡昭得张芝骨，索靖得其肉，韦诞得其筋。”张华云：“胡昭善隶书，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，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，以钟胡为法，可谓宿士矣。”

○钟繇

魏钟繇，字元常。繇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。三年遂。与魏太祖、邯郸淳、韦诞等议用笔。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，诞惜不与，乃自搥胸呕血。太祖以五灵丹救之，得活。及诞死，繇令人盗掘其墓，遂得，由是繇笔更妙。繇精思学书，卧画被穿过表，如厕终日忘归。每见万类，皆书象之。繇善三色书，最妙者八分（出羊欣《笔阵图》）。繇尤善书于曹喜、蔡邕、刘德升，真书绝世，刚柔备焉。点画之间，多有异趣。谓幽深无际，古雅有余。秦汉以来，一人而已。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，未足多也，尚德哉。若其行书，则羲之、献之之亚。草书，则卫索之下。八分，则有魏《受禅碑》，称此为最也。太和四年薨，迨八十矣。元常隶行入神，草、八分入妙。钟书有十二种，意外巧妙，绝伦多奇。

○钟会

钟会，字士季，元常少子。善书，有父风。稍备筋骨。美兼行草，尤工隶书。遂逸致飘然，有凌云之志。亦所谓剑则干将、镆铘焉。会尝诈为荀勖书，就勖母钟夫人，取宝剑。会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，勖乃潜画元常形像。会兄弟入见，便大感恻，勖书亦会之类也。会隶、行草、章草并入妙。

○韦诞

魏韦诞，字仲将，京兆人。太仆端之子，官至侍中。伏膺于张伯英，兼邯郸淳之法。诸书并善，题署尤精。明帝凌云台初成，令仲将题榜，高下异好，宜就点正之。因危惧，以戒子孙，无为大字楷法，袁昂云：“如龙拏虎据，剑拔弩张。”张茂先云：“京兆韦诞、诞子熊、颍川钟繇、繇子会，并善隶书。”初青龙中，洛阳、许、邳三都宫观始就，诏令仲将大为题署，以为永制。给御笔墨，皆不任用，因奏：“蔡邕。自矜能书，兼斯喜之法，非乡丸素不妄下笔。夫欲善其事，必利其器。若用张芝笔、左伯纸及臣墨，兼比三具，又得臣手，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。方寸千言，然草迹之妙，亚乎索靖也。”嘉平五年卒，年七十五。仲将八分、隶书、章草、飞白入妙，小篆入能。兄康，字元将，工书。子熊，字少季，亦善书。时人云：“名父之子。”克有二事，世所美焉。

又云：“魏明帝凌云台成，误先钉榜，未题署。以笼盛诞，辘轳长绳引上

，使就榜题。去地二十五丈，诞危惧，戒子孙，绝此楷法。

卷二

○王羲之

晋王羲之，字逸少，旷子也。七岁善书，十二见前代《笔说》于其父枕中，窃而读之。父曰：“尔何来窃吾所秘”羲之笑而不答。母曰：“尔看《用笔法》，父见其小，恐不能秘之。”语羲之曰：“待尔成人，吾授也。”羲之拜请，今而用之，使待成人，恐蔽儿之幼令也。父喜，遂与之。不盈期月，书便大进。卫夫人见，语太常王策曰：“此儿必见《用笔诀》，近见其书，便有老成之智。”流涕曰：“此子必蔽吾名。”晋帝时祭北郊，更祝版，工人削之，笔入木三分。三十三书《兰亭序》。三十七书《黄庭经》。书讫，空中有语：“卿书感我而况人乎！吾是天台丈人”。自言真胜钟繇。羲之书多不一体。（出羊欣《笔阵图》）

逸少善草、隶、八分、飞白、章、行，备精诸体，自成一家法。千变万化，得之神功。逸少隶、行、草、章草、飞白，五体俱入神，八分入妙。妻郗氏甚工书，有七子。献之最知名，玄之、凝之、徽之、操之并工草。

○又

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，亮示翼，翼见乃叹伏，因与羲之书云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，过江颠沛，遂乃亡，尝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

旧说羲之罢会稽，住蕺山下，旦见一老姥，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。王聊问：“此欲货耶一枚几钱。”答云：“二十许。”右军取笔书扇，扇五字。姥大恠，惋云：“老举家朝飧，唯仰于此，云何书坏”王答云：“无所损，但道是王右军书，字请一百。”既入市，人竞市之。后数日，复以数十扇来诣请更书，王笑而不答。

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，专精任意。帝乃令索纸，色类、长短、阔狭与王表相似，使张翼写效，一毫不异，乃题后答之。羲之初不觉，后更详看，乃叹曰：“小人乱真乃玺！”

羲之性好鹅，山阴县襄村有一道士，养好者十余。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，意大愿乐。乃告求市易，道士不与，百方譬说不能得之。道士言：“性好道，久欲写河上公老子，缣素早办，而无人能书。府君若能自屈，书《道德经》各两章，使合群以奉。”羲之停半日，为写毕，笼鹅而归，大以为乐。又尝诣一门生家，设佳饌供给，意甚感之，欲以书相报。见有一新榷几至滑净，王便书之，草正相半。门生送王归郡，比还家，其父已刮削都尽，儿还失书，惊懊累日。

○又

晋穆帝永和九年，暮春三月三日，常游山阴。与太原孙统承公、孙绰兴公、广汉王彬之、道生、陈郡谢安石、高平郗昙、重熙、太原王蕴、叔仁、释支遁、道林，并逸少子凝、徽、操之等四十有一人，脩袂褻之礼，挥毫制序。兴乐而书，用蚕茧纸、鼠须笔，遒媚劲健，绝代更无。凡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。有重者皆构别体，就中之字最多。

○王献之

王献之，字子敬，尤善草隶。幼学于父，次习于张芝。尔后改变制度，别创其法。率尔师心，冥合天矩。初，谢安请为长史。太元中，新造太极殿。安欲使子敬题榜，以为万代宝，而难言之。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之事。子敬知其旨，乃正色曰：“仲将，魏之大臣，宁有此事。使其若此，知魏德之不长。”安遂不之逼。子敬年五六岁时，学书，右军从后潜制其笔不脱。乃叹曰：“此儿当有大名”遂书《乐毅论》与之。学竟，能极小真书。可谓穷微入圣，筋骨紧密，不减于父。如大则尤直而寡态，岂可同年。唯行草之间，逸气过也。及论诸体，多劣右军。总而言之，季孟差耳。子敬隶、行、草、章草、飞白五体皆入神，八分入能。

○又

羲之为会稽，子敬出戏，见北馆新白土壁，白净可爱。子敬令取扫帚，沾泥汁中以书壁，为方丈一字。晻暖斐亶，极有势好。日日观者成市，羲之后见，叹其美。问：“谁所作”答曰：“七郎。”羲之於是作书与所亲曰：“子敬飞白，大有直是图于此壁。”子敬好书，触遇造玄，有一好事年少，故作精白纱褌，著往诣。子敬便取褌，书之。草正诸体悉备，两袖及褌略周。自叹比来之合，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，于是制褌而走。左右果逐及于门外，斗争分裂衣，少年才得一袖而已。子敬为吴兴，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。欣时年十五六，书已有意，为子敬所知，子敬往县入欣斋。欣著新白绢裙昼眠，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。欣觉欢乐，遂宝之，后以上朝廷。

○又

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，题最后云，下官此书甚合作，愿聊存之，此书为桓玄所宝。玄爱重二王，不能释手，乃撰缣素及纸，书正行之尤美者，各为一秩，尝置左右。及南奔，虽甚狼狈，犹以自随。将败，并投于江。或谓小王为小令，非也。献之为中书令，卒于官。族弟珉代之。时以子敬为大令，季琰为小令。

○王脩

王脩，字敬仁，仲祖之子。官至著作郎，少有秀令之誉。年十三著《贤令

论》，刘真长见之，嗟叹不已。善隶、行书。尝就右军求书，乃写东方朔《画赞》与之。王僧虔曰：“敬仁书，殆穷其妙。”王子敬每看，咄咄逼人。升平元年卒，年二十四。始王导爱好钟氏书，丧乱狼狽，犹衣带中盛，尚书宣示。过江后以赐逸少。逸少乞敬仁，敬仁卒，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，以入棺。敬仁隶、行入妙。殷仲堪书，亦敬仁之亚也。

○荀爽

荀爽能书，尝写《狸骨方》。右军临之，至今谓之《狸骨帖》。

○谢安

谢安，字安石，学正于右军。右军云：“卿是解书者，然知解书为难。”安石尤善行书，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，海内所瞻。王僧虔云：“谢安入能书品录也。”安石隶、行、草并入妙。兄尚字仁祖万石，并工书。

○王廙

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，右军之叔父，工隶、飞白。祖述张卫，法复索靖。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，每宝玩之。遭永嘉丧乱，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。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，叠迹犹在。

○戴安道康昕

晋戴安道，隐居不仕。总角时，以鸡子汁溲白瓦屑。作郑玄碑，自书刻之，文既奇丽，书亦妙绝。又有康昕，亦善草隶。王子敬常题方山亭壁数行，昕密改之，子敬后过不疑。又为谢居士题画像以示子敬，子敬叹能以为西河绝矣。昕，字君明，外国人，官至临沂令。

○韦昶

晋韦昶，字文休仲将。兄康字元将，凉州刺史之玄孙，官至颖川太守、散骑常侍。善古文大篆及草，状貌尤古，亦犹人则抱素，木则封冰，奇而且劲。太元中，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，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，献之固辞。乃使刘环以八分书之，后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。或问：“王右军父子书，君以为云何”答曰：“二王自可谓能，未是知书也。”又妙作笔，王子敬得其笔，叹为绝世。义熙末卒，年七十岁余。文休古文大篆、草书并入妙。

○萧思话

宋萧思话，兰陵人，父源冠军琅琊太守。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，工书。学于羊欣，得其体法，虽无奇峰壁立之秀，运用连岗尽望势不断绝，亦可谓有功矣。王僧虔云：“萧全法羊，风流媚好，殆欲不减，笔力恨弱。”袁昂云：“羊真孔草，萧行范篆，各一时之妙也。”

○王僧虔

琅琊王僧虔，博涉经史，兼善草隶。太祖谓虔曰：“我书何如”卿曰：

“臣正书第一，草书第三。陛下草书第二，正书第三。臣无第二，陛下无第一。”上大笑曰：“卿善为词也。然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虔历左仆射尚书令，谥简穆公。僧虔长子慈，年七岁，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，施诸宝物，恣其所取，慈唯取素琴一张、《孝子图》而已。年十岁，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，正见沙门等忏悔，约戏之曰：“众僧今日何乾乾。”慈应声答：“卿如此不知礼，何以兴蔡氏之宗”约兴宗之子也。谢超宗见慈学书，谓之曰：“卿书何如虔公”答云慈书与大人，犹鸡之比凤。超宗，凤之子。”慈历侍中，赠太常卿。约历太子詹事。

○又

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，帝曰：“谁为第一。”僧虔对曰：“臣书，臣中第一。陛下书，帝中第一。”帝笑曰：“卿可谓善自谋矣。”

○王融

齐末王融，图古今杂体，有六十四书。少年仿效，家藏纸贵。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，元长皆作隶字，故贻后来所诘。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一种，次功曹谢朓增其九法，合成百体，其中以八卦为书为一，以太为两法，径丈一字，方寸千言。

○萧子云

梁萧子云，字景乔。武帝谓曰：“蔡邕飞而不白，羲之白而不飞，飞白之间，在卿斟酌耳。”尝大书萧字，后人匣而宝之，传至张氏宾护，东都旧第有萧齐前后序，皆名公之词也。

武帝造寺，令萧子云飞白，大书萧字，至今一字存焉。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，建一小亭以玩，号曰“萧齐”。

○萧特

海盐令兰陵萧特，善草隶，高祖赏之。曰：“子敬之书不如逸少，萧特之迹遂过其父。”

○僧智永

陈永欣寺僧智永师，远祖逸少。历纪专精，撮齐升堂真草唯命。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，行入能。兄智楷亦工书，丁覘亦善隶书，时人云：“丁真永草。”

○又

智永尝于楼上学书，业成方下。

梁周兴嗣编次《千字文》，而有王右军者，人皆不能晓其始。乃梁武教诸王书，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，榻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片纸，杂碎无序。武帝召兴嗣，谓曰：“卿有才思，为我韵之。”兴嗣一夕编缀进上，鬓发皆白，而赏

锡甚厚。右军孙智永师自临八百本，散与人外，江南诸寺各留一本。永公住吴兴永欣寺，积年学书，后有秃笔头十瓮，每瓮皆数石。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，乃用铁叶裹之。人谓为“铁门限”。后取笔头瘞之，号为“退笔冢”，自制铭志。

尝居永欣寺阁上临书，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籬，籬受一石余，而五籬满。

○僧智果

隋永欣寺僧智果，会稽人也，炀帝甚善之。工书铭石，其为瘦健。造次难类，尝谓永师曰：“和尚得右军肉，智果得骨。夫筋骨藏于肌肉，山水不厌高深。而比公稍乏清幽，伤于浅露，若吴人之战，轻进易退，勇力而非武。虚张夸耀，无乃小人儒乎。”智果隶行草入能。

卷三

○唐太宗

唐太宗贞观十四年，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，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。尝谓朝臣曰：“书学小道，初非急务，时或留心，犹胜弃日。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，病在心力懈怠，不能专精耳。”又云：“吾临古人之书，殊不能学其形势，惟在其骨力。及得骨力，而形势自生耳。”尝召三品已上，赐宴于玄武门。帝操笔作飞白书，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。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，其不得者，咸称洎登床罪当死，请付法。帝笑曰：“昔闻婕妤辞辇，今见常侍登床。”

○购《兰亭序》

王羲之《兰亭序》，僧智永弟子辩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，以贮《兰亭》，保惜贵重于师在日。贞观中，太宗以听政之暇，锐志玩书。临羲之真草，书帖购募备尽，唯未得《兰亭》。寻讨此书，知在辩才之所。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，恩赉优洽。数日后，因言次，乃问及《兰亭》，方便善诱，无所不至。辩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，实尝获见，自师没后荐经丧乱，坠失不知所在。既而不获，遂放归越中。后更推究，不离辩才之处。又敕追辩才入内，重问《兰亭》，如此者三度，竟靳固不出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右军之书，朕所偏宝，就中逸少之迹，莫如《兰亭》。求见此书劳于寤寐，此僧耆年又无所用，若得一智略之士，设谋计取之，必获。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：“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，梁元帝之曾孙，今贯魏州莘县，负才艺，多权谋，可充此使，必当见获。”太宗遂召见，翼奏曰：“若作公使，义无得理。臣请私行诣彼，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。”太宗依给。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，随商人船下至越州，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，得山东书生之体，日暮入寺。巡廊以观壁画，过辩才院，止于门前。辩才遥见翼，乃问曰：“何处檀越”翼就前礼拜云：“弟子是北人，将少

许蚕种来卖，历寺纵观，幸遇禅师。”寒温既毕，语议便合，因延入房内，即共围棋、抚琴、投壶、握槊，谈说文史，意甚相得。乃曰：“白头如新，倾盖若旧，今后无形迹也，便留夜宿，”设缸面药酒果等。江东云“缸面”，犹河北称“瓮头”，谓初熟酒也。酣乐之后，请宾赋诗。辩才探得来字韵，其诗曰：“初酝一缸开，新如万里来。披云同落莫，步月共徘徊。夜久孤琴思，风来旅雁哀。非君有秘术，谁照不然灰。”萧翼探得招字韵，诗曰：“邂逅款良宵，殷勤荷胜招。弥天俄若旧，初地岂成遥。酒蚁倾还泛，心猿躁似调。谁怜失群翼，长苦业风飘”。妍蚩略同，彼此讽味，恨相知之晚，通宵尽欢明日乃去。辩才云：“檀越闲即更来。”翼乃载酒赴之，兴后作诗，如此者数四。诗酒为务，其俗混然，经旬。朔，翼示师梁元帝自画《职贡图》。师嗟赏不已，因谈论翰墨。翼曰：“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，弟子自幼来耽玩，今亦数帖自随。”辩才欣然曰：“明日可将来此看。”翼依期而往，出其书以示辩才。辩才熟详之，曰：“是即是矣，然未佳善也。贫道有一真迹，颇是殊常。”翼曰：“何帖”才曰：“《兰亭》。”翼笑曰：“数经乱离，真迹岂在，必是响榻伪作耳。”辩才曰：“禅师在日保惜，临亡之时，亲付于吾，付受有绪，那得参差，可明日来看。”及翼到，临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。翼见讫，故驳瑕指类，曰：“果是响榻书也！”纷竞不定，自示翼之后，更不复安于伏梁上，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。辩才时言八十余，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，其老而笃好也如此。自是翼往还既数，童弟等无复猜疑。后，辩才出赴露汜桥南严迁家斋。翼遂私来房前，谓童子曰：“翼遗却帛子在床上。”童子即为开门，翼遂于案上取得《兰亭》及御府二王书帖，便赴永安驿。告驿长凌愬曰：“我是御史，奉敕来此，今有墨敕，可报汝都督知。”都督齐善行闻之，驰来拜谒。萧翼因宣示敕旨，具告所由，善行走使人召辩才。辩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，遽见追呼，不知所以。又遣云御史须见，及师来见御史，乃是房中萧生也。萧翼报云：“奉敕遣来取《兰亭》，《兰亭》今已得矣，故唤师来取别。”辩才闻语而便绝倒，良久始苏。翼便驰驿南发，至都奏御。太宗大悦，以玄龄举得其人，赏锦彩千段，擢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，赐银瓶一，金镂瓶一，马脑碗一，并实以珠，内厩良马两匹，兼宝装勒辔，宅庄各一区。太宗初怒老僧之秘，俄以其年毫不忍加刑。数月后，仍赐物三千段，穀三千石，便敕越州支給。辩才不敢将入己用，回造三层宝塔。塔甚精丽，至今犹存。老僧因惊悸患重，不能强饭，唯歠粥，岁余乃卒。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贞等四人，各榻数本，以赐皇太子、诸王、近臣。贞观二十三年，圣躬不豫，幸玉华宫含风殿。临崩谓高宗曰：“吾欲从汝求一物，汝诚孝也，岂能违吾心耶，汝意如何”高宗哽咽流涕，引耳而听，受制命。太宗曰

：“吾所欲得《兰亭》，可与我将去。”后随仙驾入玄宫矣，今赵模等所榻在者，一本尚直钱数万也。

○又

一说王羲之，尝书《兰亭会序》。隋末广州好事僧有三宝，宝而持之。一曰右军《兰亭书》，二曰神龟（以铜为之，龟腹受一升，以水贮之，龟则动四足，行所在能去），三曰如意（以铁为之，光明洞彻，色如水晶）。太宗特工书，闻右军《兰亭》真迹，求之得其他本。若第一本，知在广州僧，而难以力取。故令人诈僧，果得其书。僧曰：“第一宝亡矣，其余何爱”乃以如意击石，折而弃之。又投龟，一足伤，自是不能行矣。

○汉王元昌

唐汉王元昌，神尧之子，善行书。诸王仲季并有能名，韩王、曹王亦其亚也。曹则妙于飞白，韩则工于草行。魏王、鲁王亦韩王之伦也。

○欧阳询

唐欧阳询，字信本，博览今古，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。书则八体尽能，笔力劲险，高丽爱其书，遣使请焉。神尧叹曰：“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。”贞观十五年卒，年八十五。询飞白、隶、行、草入妙，大篆、章草入能。

○又

率更尝出行，见古碑，索靖所书。驻马观之，良久而去。数步，复下马伫立，疲则布毯坐观，因宿其傍，三日而后去。今开通元宝钱，武德四年铸，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。

○欧阳通

唐欧阳通，询之子。善书，瘦怯于父。尝自矜能书，必以象牙、犀角为笔管，狸毛为心，覆秋兔毫，松烟为墨，末以麝香，纸必须坚紧薄白滑者乃书之，盖自重其书。薛纯亦效欧草，伤于肥钝，亦通之亚也。

○虞世南

虞世南，字伯施，会稽人，仕隋为秘书郎。炀帝知其才，嫉其鲠直，一为七品十余年。仕唐至秘书监。文皇曰：“世南一人遂兼五绝。”一曰博学，二曰德行，三曰书翰，四曰词藻，五曰忠直，有一于此足谓大臣，而世南兼之。行草之余，尤所偏工，本师于释智永。及其暮齿，加以遁逸，卒年八十九。伯施隶、行、草入妙。

○褚遂良

褚遂良，河南人，父亮太常卿。遂良官至右仆射，善书。少则伏膺虞监，长则师祖右军真书，甚得其媚趣。显庆中卒，年六十四。遂良隶、行入妙。亦尝师受史陵，然史亦有古直，伤于疏瘦也。

○又

遂良问虞监曰：“某书何如永师”曰：“吾闻彼一字直五万，官岂能若此者。”曰：“何如欧阳询”曰：“闻询不择纸笔，皆能如志，官岂得若此。”褚曰：“既然，某何更留意于此”虞曰：“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，亦深可贵尚。”褚喜而退。

○薛稷

薛稷，河东人，官至太子少保。书学褚，尤尚绮丽媚好，肌肉得师之半矣，可谓河南公之高足，甚为时所珍尚。稷隶、行入能。

○又

稷外祖魏仿，家富，图籍多，有虞褚旧迹，锐精模仿，笔态遒丽，当时无及之老。反善画，博采古迹，埒于秘书。

○高正臣

高正臣，广平人，官至卫尉卿。习右军之法，睿宗爱其书。张怀素之先与高有旧，朝士就高乞书，或凭书之，高尝为人书十五纸，张乃戏换其五纸，又令示高。再看不误，客曰：“有人换公书。”高笑曰：“必是张公也，乃审详之，得其三纸。”客曰：“犹有在”，高又观之，竟不能辨。高尝许人书一屏幛，逾时未获。其人乃出使淮南，临别大怅惋。高曰：“正臣故人在申州，正与仆书一类，公可便往求之，遂立申此意。”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，高皇嫌之，不将入秩，后为鼠所伤，乃持去。张公曰：“此鼠甚解正臣意，风调不合，一至于此。”正臣隶、行、草入能。

○王绍宗

王绍宗，字承烈，官至秘书少监。祖述子敬，钦羨柬之。其中小真书体象尤甚，其行书及章草次于真。常与人书云：“鄙夫书翰无工者，特由水墨之积习。恒精心率意，虚神静思以取之。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，明朝必不觉已进。陆后于密访知之，嗟赏不少，将余比虞士。以虞亦不临写故也，但心准目想而已。闻虞眠布被中，恒手画腹皮，与余正同也。”承烈隶、行、草入能。

○郑广文

郑虔任广文博士，学书而病无纸，知慈恩寺布柿叶数间屋，遂借僧房居止。日取红叶学书，岁久殆遍。后自写所制诗并画，同为一卷。封进，玄宗御笔书其尾，曰“郑虔三绝。”

○李阳冰

李阳冰善小篆，自言斯翁之后，直至小生、曹喜、蔡邕，不足言一元中，张怀瓘撰《书断》，阳冰、张旭并不载。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，颇为怪异，李阳冰见之，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。验其书是唐初，不载书者名姓，碑有

“碧落”二字，时人谓之《碧落碑》。

○张旭

张旭书得笔法，传崔邈、颜真卿。旭言：“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，而得笔法之意。后见公孙氏舞剑器，而得其神”饮醉辄草书，挥毫大叫，以头歃水墨中，天下呼为张颠。醒后自视，以为神异不可复得。后辈言笔札者，欧虞褚陆，或有异论，至长史无间言。

○又

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，上后旬日，有老父过状，判去不数日，复至，乃怒而责曰：“敢以闲事屡扰公门”老父曰：“其实非论事，但睹少公笔迹奇妙，贵为篋笥之珍耳！”长史异之，因诘其何得爱书”答曰：“先父爱书，兼有著述。”长史取示之，信天下工书者也。自是备得笔法之妙，冠于一时。

○僧怀素

长沙僧怀素，好草书。自言圣三昧，弃笔堆积，埋山下，号笔冢。（出《国史补》）

卷四

○程貌已下

秦狱吏程邈，善大篆。得罪始皇，囚于云阳狱，增减大篆体，去其繁复。始皇善之，出为御史，名曰“隶书。”

扶风曹喜，后汉人，不知其官。善篆、隶，小异李斯，见师一时。陈留蔡邕，后汉人，左中郎将。善篆，采喜之法，真定直父碑文犹传于世，篆者师焉。杜陵陈遵，后汉人，不知官。善篆、隶，每书，一坐皆惊，时人谓为“陈惊坐”。上谷王次仲，后汉人。作八分楷。法师宜官，后汉不知何许人。宜官能为大字一丈，小字方寸千言，《耿球碑》是宜官书，甚自矜重。或空至酒家，先书其壁，观者云集，酒因大售，至饮足，削书而退。安定梁鸿，后汉人，官至选部尚书，乃师宜官法，魏武重之，常以书悬帐中，宫殿题署多是鸿手也。

○邯鄲淳已下

陈留邯鄲淳为魏临淄侯文学，得次仲法，名在鸿后。毛弘，鸿弟子，秘书八分皆传鸿法。又有左子邑，与淳小异，亦有名。京兆杜度为魏齐相，始有草名。安平崔瑗，汉济北相，亦善草，书平。苻坚得摹瑗书，王子敬云“极似张伯英。”瑗子寔，官至尚书，亦能草。弘农张芝高尚不仕，善草书，精勤绝伦。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。每书云：怱怱不暇草。时人谓为“草圣”。芝弟昶，汉黄门侍郎，亦能草。今世人中云芝书者，多是昶也。

○姜诩已下

姜诩、梁宣、田彦和及司徒韦诞，皆伯英弟子，并善草。诞最优，魏宫馆宝器皆是诞手。魏明帝起凌云台，误先钉榜，而未之题，以笼盛诞，辘轳引上书之。去地二十五丈，诞甚危惧，乃诫子孙绝此楷法。诞子少季亦有能称。罗晖赵恭，不详何许人，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，而矜许自与，众颇惑之。伯英与朱宽书，自叙云：“上比崔杜不足，下方罗赵有余。”河间张起亦善草，不及崔张。刘德升善为行书，不详何许人。颍川钟繇，魏太尉，同郡胡昭，公车征，二家俱学于德升，而胡书肥，钟书瘦。钟书有三体，一曰铭石之书，最妙者也，二曰章程书，三曰狎书，相闻者也。繇子会，镇西将军，绝能学父书，改易邓艾上章事，莫有知者。河东卫觐，魏尚书仆射，善草及古文，略尽其妙，草体微瘦，而笔迹精熟。觐子瓘，为晋太保，采芝法，以觐法参之，更为草藁，藁是相闻书也。瓘子恒，亦善书，博识古文字。敦煌索靖，张芝姊之孙，晋征西司马，亦善草。陈国何元公，亦善草书。吴人皇象能草，世称“沉著痛快。”荥阳畅晋秘书令史，善八分。

○王羲之

王羲之《告誓文》，今之所传即其藁本，不具年月日朔，其真本。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书亦真一元初，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，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，与一沙门。至八年，县丞李延业求得，上岐王。王以献，便留内不出。或云其后却借岐王，十二年王家失火，图书悉为灰烬，此书亦见焚矣。

○王廙

王廙，羲之之叔也，善书画。尝谓右军曰：“吾诸事不足法，唯书画可法。”晋明帝师其画，王右军学其书。

○潞州卢

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，穿掘多蔡邕，鸿都学所书石经。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，王羲之《借船帖》书之尤工者也。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，卢公致书借之不得。云：“只可就看，未尝借人也。”卢除潞州，旌节在途，才数程，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，阅之乃《借船帖》也，惊异问之。云：“卢家郎君要钱遣买耳。”卢叹异移时，不问其价还之，后不知落于何人。京师书侩孙盈者，名甚著。盈父曰仲，容亦鉴书画，精于品目，豪家所宝，多经其手，真伪无所逃焉。公《借船帖》是孙盈所蓄，人以厚价求之，不果。卢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，日久满百千，方得。卢公，韩太冲外孙也，故书画之尤者，多阅而识焉。

○桓玄

《晋书》中有饮食名“寒具”者，亦无注解处，后于《齐民要术》并《食经》中检得，是今所谓“餠”。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，请客观之，上有食寒具

，不翟手，而执书画，因有流，玄不怪，自是会客不设寒具。

○褚遂良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魏徵曰：“世南没后，无人可与论书。”徵曰：“褚遂良后来书流，甚有法则。”于是召见，太宗尝以金帛，购王羲之书迹，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，时莫能辨其真伪，遂良备论所出，咸为证据，一无舛误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，太宗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，笔力遒利，为一时之绝，购求得人间真行凡三百九十纸，装为七十卷，草书二千纸，装为八十卷，每听政之暇，时阅之。尝谓朝臣曰：“书学小道，初非急务，时或留心，亦胜弃日。凡诸艺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，病在心力懈怠，不能专精耳。今吾学古人之书，殊不学其形势，唯在求其骨力，得其骨力，形势自生。”

○兰亭真迹

太宗酷好书法，有大王书迹三千六百纸，率以一丈一尺为一轴，宝惜者独《兰亭》为最。置于坐侧，朝夕观鉴赏。一日附耳语高宗曰：“吾千秋万岁后，与吾《兰亭》将去也。”及奉讳之日，用玉匣贮之，藏于昭陵。

○王方庆

龙朔二年四月，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。许敬宗曰：“许国师爱书，可于朝示之。”神功二年，上问凤阁侍郎王方庆曰：“卿家合有书法”方庆奏曰：“臣十代再徙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。贞观十二年，先臣进讫，有一卷，臣近已进讫。臣十一代祖洽、九代祖珣、八代祖晁首、七代祖僧绰、六代祖仲宝、五代祖骞、高祖规、曾祖褒、并九代，三徙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，书共十卷，见在。”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，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，目为《宝章集》，以赐方庆，朝野荣之。

○二王真迹

开元十六年五月，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、张昶等书，总一百六十卷，付集贤院。令集字榻两本进，分赐诸王，其书皆是。贞观中太宗令魏徵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八十卷。小王、张芝等迹，各随多少，勒为卷帙，以真观字为印，印缝及卷之首尾。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，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，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焯文朱异，隋则江总姚察等，署记太宗，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。其《兰亭》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。《乐毅论》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写，因此遂失所在。五年敕陆元悌、魏哲、刘怀信等检校换褱，每卷分为两卷，总见在有八十卷，余并失坠。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，以己之名氏代焉。玄宗自书“开元”二字，为印记之。右军凡一百三十卷，小王二十八卷，张芝、张昶各一卷。右军真行书唯有《黄庭告誓》等卷存焉。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扇上真尚书宣示，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，其书有

贞观年旧襍织成字。

○八体

张怀瓘《书断》曰：“篆、籀、八分、隶书、章草、草书、飞白、行书”，通谓之“八体”，而右军皆在神品。右军尝醉书数字，点画类龙爪，后遂有龙爪书，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，诸家共五十二般。

○李都

李都荆南從事时，朝官亲熟自京寓书，书踪甚恶。李寄诗戏曰：“华絨千里列荆门，章草纵横任意论。应笑钟张虚用力，却教羲献枉劳弃。惟堪爱惜为珍宝，不敢留传误子孙。深荷故人相厚处，天行时气许教吞。”

○东都乞儿

大历中，东都天津桥有乞儿，无两手，以右足夹笔写经，乞钱。欲书时，先用掷笔高尺余，以足接之，未尝失落，书棘书不如。

○卢弘宣

李德裕作相日，人有献书帖。德裕得之，执玩颇爱其书。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，有善书名。召至，出所获者书帖令观之。弘宣持贴久之不对，德裕曰：“何如”，弘宣有恐悚状，曰：“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。”太尉弥重之。

○岭南兔

岭南兔，尝有郡牧得其皮。使工人削笔，醉失之，大惧。因剪己发为笔，甚善，更使为之。工者辞焉，语其由，因实对，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，或不能致，辄责其直。